



石井镇前坂村航拍图。

“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。”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无论世事如何变幻，家风传承永远是一个宗族存续永久的基因密码。翻开史书，中国历代不乏家风门第的典范，也曾留下诸如《颜氏家训》《曾国藩家书》等流传后世的经典著作。这些家风，在严肃的道德传承中，包含了浓郁、细致、深远的人文关怀，成为后世族裔修身立志、务实节俭的标尺。

在南安市石井镇前坂村一带，传统民居的门楣上，都刻着“清河衍派”四字，这是前坂张氏的郡望。1100多年前的唐末，前坂村始祖张天觉在汉人南迁的大潮中，辗转浦城、南平、广东、漳州、同安等地，最终择隐于泉州南安灯檠山麓（今仙洞山）贤坂里，就地开基繁衍，并留下“玩思”这一亦庄亦谐、颇具玩味的家风祖训，寄望后裔勤朴拓业、张弛有度。此后千年，前坂张氏迅速开枝散叶，士农工商，蜚声遐迩，成为入闽张氏的重要分支。

人物 张天觉

张天觉，唐末人士，生卒年不详，南安市石井镇前坂村张氏开基祖。据前坂《张氏族谱》记载，张天觉因参谋削平王仙芝之乱有功，授南剑州（今南平）刺史。唐被梁灭后，其于唐哀帝天佑四年（公元907年）弃官隐居前坂，以一人一姓开基发脉，并留下“玩思”等祖训，从而让前坂张氏自此枝繁叶茂。

遗迹 贤坂张氏始祖陵

贤坂张氏始祖陵位于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的塘北尾山（旧称“桐柏山”），占地近38亩，葬有前坂开基祖张天觉及两位夫人。每逢甲子年冬至，来自国内各地的前坂张氏裔孙都会从四面八方赶来，谒陵祭扫，遵祖训“垒石为坟”。2005年，张氏始祖陵重修。

玩思庄亦谐 遗训家声远

林超连

垒石为坟

“玩于山则思其诚，玩于水则思其明，玩于琴则思其气……”在严肃的家风传承中，能为后人留下这般祖训的人，想必是个有趣的人。

1100多年前的唐末，北方战乱未定，南方则百业待兴，从中原南迁的张天觉，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将开设的私塾命名为“玩思堂”，又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写下为后人铭记于心的序文《玩思》，越想追谒之心越发急切，于是便有了此次谒陵之行。

张天觉的陵墓并不在前坂，而是在离前坂村约20公里的厦门翔安内厝镇塘北尾山上。细想也不奇怪，千年一瞬，沧海桑田，这座山，可能就只是千年前的一抔黄土而已，更遑论地名和行政区划的几经更迭。

孟冬时节，日暖风和，这样的天气真是老天的馈赠。从前坂前往翔安黄厝的路上，一路暖阳相伴，让严肃的谒陵像极了一次老友久违的探望，只不过我们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时空。

车辆驶入翔安境内不远，因为厦门新机场的建设，前往祖陵的路上，需要经过一段半封闭的路段。竖直在道路中间的围挡，也挡住了我们远眺的视线，映入眼帘的只有远处山峦的模糊线条。

当汽车绕了个大弯，在塘北尾山脚下停靠时，路旁仿佛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小小的岔路口，标注着“仰思路”和“贤坂张氏始祖陵”的两块石碑立于道路两侧，路旁开满了不知名的野花。往里约百米，视线豁然开朗，一座巍峨的墓冢赫然出现在眼前——这，便是张氏始祖陵。

祖陵像一座三层楼高的阶梯递进式堡垒，从山下远远望去，能看到呈风字形的墓，花岗岩墓基，长方形圆首，坟茔上长满刺丛和灌木，墓碑没入其中，已无从寻找。偌大的墓碑上，一丛丛荒草从石缝间顽强地挤出生长的空间，站在陵前，听风吹动山间的松涛，呼呼作响。

望着墓碑上的野草，同行的前坂村张氏裔孙张长青陷入深思，仿佛掉进了往昔的记忆当中，祖祖辈辈垒石为坟的祭扫习俗，是对他先人心性淡泊最直观的感触。每逢甲子年冬至，来自各地的前坂张氏裔孙都会从四面八方赶来，谒陵祭扫，遵祖训“垒石为

张天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囿于官修的地方志记述太少，未能有确切的描述。但在石井前坂的《张氏族谱》里，这位开基祖也曾风光一时。

张天觉生在战火纷飞的晚唐，族谱里记载，他原籍河南光州固始县，唐末随王潮兄弟入闽，曾因参谋削平王仙芝、黄巢之乱，授南剑州（今南平）刺史。

张天觉为人端方正直，以忠孝节义立世。唐哀帝天佑四年（公元907年），朱温篡唐，建立后梁。以忠孝闻名的张天觉，不事二主，旋即弃官归隐，一路向南，归隐田园。他曾作《不仕梁诗》以表丹心。诗里写到：

君禄民脂耻素餐，甘泉勿饮苦泉安。
衣冠不染丝毫腻，月映冰壶一寸丹。

短短几句七言律诗，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他立身立品的高风亮节。包括《感怀诗》中写的“聚见洛阳车马盛，谁怜房仕子孙贫”等忧国忧民的词句，至今仍被张氏族人口口相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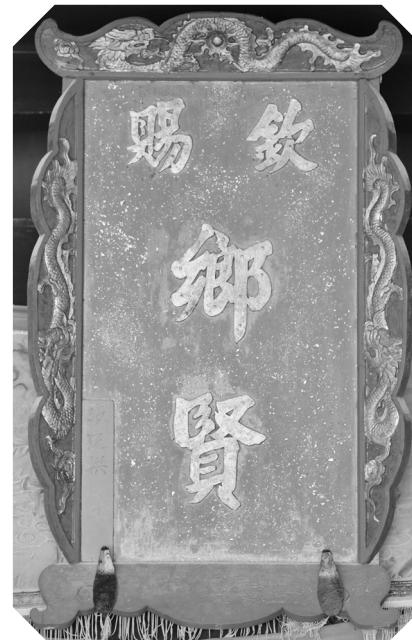
也有传张天觉曾是晚唐左班丞相，因厌恶朝廷官宦恶斗纷争、社会动乱难忍，于是自正弃官携两妾（发妻留原籍固始）、带三子，随王绪、王潮、王审知大军入闽，几经辗转后在贤坂山（今前坂）前停留，并在此开基繁衍生息。

历史烟云虽已经消散，张天觉入闽前的人生轨迹却似雾里看花，难得定论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在战火纷飞的晚唐年代里，他是一个怀抱家国情怀，忧国忧民却无

奈只能南隐的文人。

唐末五代，是北方汉民入迁泉州的一个关键时期。彼时，当中原动乱战火蔓延，僻远的泉州独能偏安，政治稳定，经济发展，加之彼时主政泉州的王氏折节下士，热情延揽，设招贤院，对士大夫南来者礼遇有加，泉州成了落难士子和文人的最好避难所，料想张天觉也是在这一时期来到泉州，落地生根。

无论如何，在前坂，张天觉和他的族人们找到了向往的和平。尽管在1000多年前，这里尚未开发，一片荒芜。但四时气候宜人宜居，他带着族人们草野开荒，桂峰课塾，督促族人安生耕读。很快，张氏一族便在此开枝散叶开来。



张氏大宗祠内悬挂着的“钦赐乡贤”牌匾。



玩思庄亦谐 遗训家声远

千年时光流转，家风悠远绵长。如今的前坂张氏族人们，仍念念不忘千年前祖上开基拓野时的筚路蓝缕。张天觉留给后人的，不仅仅是一片开发成熟的沃土，一个稳固和谐的氏族体系，还有凝练着他人生智慧的家风传承。

从石井成功大道临近翔安界左拐进

前坂村，穿过密集的民房，再向村庄中心方向行走数百米，红砖、白石、高高翘起的燕尾脊，一座古朴的闽南风格宗祠建筑映入眼帘，这里便是前坂张氏大宗祠。

大宗祠始建于元末，门匾写有“张氏大宗”四字，建筑面积420平方米，二进规模，古色古香，瞻仰瞻首，西望虎空山，南观牡丹石，北靠仙洞山。

走进宗祠，仿佛时光流转，把我们带回千余年前的悠悠岁月，细览每一块雕刻、每一幅书法，浓缩的家风家训与古建筑融为一体，既饱含张氏先人对后辈的殷切希冀，也是宝贵精神财富的传承。

大厅正中间，一块写着“玩思”的金色牌匾最为醒目，这便是一世祖天觉公留给张氏后人们最珍贵的祖训。当年，在前坂村肇基拓业之时，张天觉仍不忘开设私塾传道授业，他将学堂命名为“玩思堂”，并写下序文《玩思》：玩于山则思其诚，有所未立；玩于水则思其明，有所未达；玩于琴则思其气，有所未和；玩于书则思其心，有所未大；无所不用其玩则无所不用其思，夫岂徒玩思而已。

序文言简意赅，令人看来，颇有老师

曾经教诲的“不要死读书，要在玩中学”的味道，亦庄亦谐，意蕴深远，这也成为前坂村祖训，前坂裔人世代奉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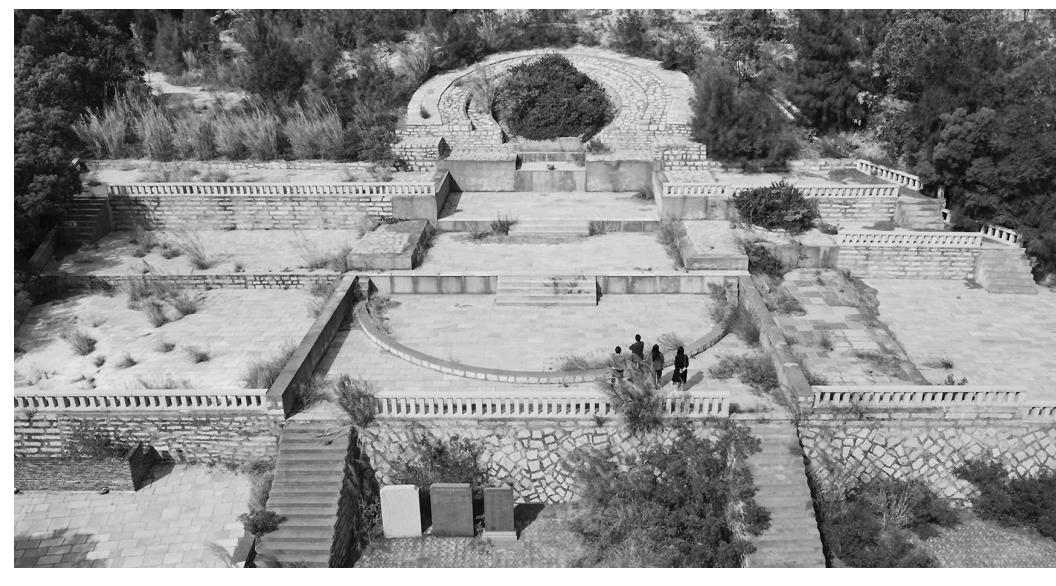
张天觉还编撰“孝悌忠信”“仁义礼智”“克勤克俭”“唯耕唯读”宗风，敦促后裔耕读传家，立身立品。

这些祖训家范，是张天觉的人品、家风和儒家精神的继承和细化，并成为前坂族人世代相传的行为准则，从而使得前坂村人虽身处以农耕为生的村落，却能人文蔚起，德业俱兴，贤宦贵显，科甲连绵，读书成风，后裔子孙人文蔚起。

据村史记载，前坂村历代有授匾32块：“龙图学士”“钦赐乡贤”“军门一品”“大中丞”“四代一品”“保障殊勋”“监郡侯”“文魁”“武魁”“进士”“黄宫山门”等，文风鼎盛，贤达辈出。1000多年以来，子孙瓜瓞绵绵，簪缨继起，繁衍至今已有十几万人，后裔遍及海内外。

看清明天的去向，不忘昨日的来处。上千年的光阴流转，一座从农耕文明走来的老村落，正在城市化进程的浪潮中焕发新生。但哪怕发展的步伐走得再快，家风的传承，族人们始终不敢忘记。

元代大儒柳贯曾说过：“大抵家之有乘，犹国之有史，郡邑之有志也。”对老一辈前坂村人来说，“玩思”等祖训成就了前坂张氏诗礼传家的荣耀，而把这些优秀家风继续发扬光大，则是新一辈前坂村人们要留住的乡愁。



（图片由本报记者李想拍摄，感谢张胜典、张长青对本次采访的支持。）